

第二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類推薦獎

瀛苑副刊

小巴士駛離鎮上的時候，天陰雨霾，我緊握著後窗而坐，本來，還有一個最後的道別機會，一個一別4個月的道別。後窗的能見度被霧氣所掩，我伸手欲除，卻是欲卻而不盡，我猛地驚覺，朦朧的感覺不在陰霾的天氣，而是近在眼睫。

還記得，初次離家求學的那段日子，我總選擇火車作為交通工具，儘管小火車耗時，人多又擁擠，但我總以為，那樣純屬於支線風采的小火車，只要我搭上了它，那麼，不論它行駛了多遠的距離，都只不過是家鄉距離的直線延伸。只是，在7月的考季之後，中台灣到北台灣，這一段迢長的路程，以及後來居上的大台北捷運系統，卻是記憶的國度裡，如何也不曾出現過的片段了。

伴隨著求學的階段一個換過一個，我像是南北奔波，到處尋找一處能夠收容惶恐之心的庇護所。租宿處的佈置，卷帙橫疊，興味盎溢，相較於自15歲後，即被我遺落在家中角落一隅的課桌寫照，其實要美勝許多。於是，往往只是客居一兩年時光的宿處，竟是反客為主了起來，我對於它的悉心妝點，竟也遠遠超過所謂「家」的長遠意象與情感。而行年益久，對於鄉里的互古纏綿與依賴，愈加使我對它產生了中心價值的託付與認定，即使，城鄉之間奔波的實情是：卜居城市的時間長，而閒遊鄉鎮的光陰短，但我仍舊深信圓心與圓周的關係，不論圓周的外延拓展得如何廣遠，總有半徑的綴屬，以資為不忘核心的源泉活水。

多年之後，我期盼迷途於車站地下街的願望果真應諾。宿願既償，而我方明白，原來，真正的感傷並不在於奔波過人生轉捩點的荒亂後，慶幸自己終於苦盡甘來，適得其所；相反的，當自己雀躍著未來將是一片海闊天空的同時，多愁善感卻在回顧，甚至依戀來時路的溫存裡，一下子爆發了出來。

那一個我拓下一步一腳印的田畝，儘管它只是縱阡橫陌裡的區區一角，但對於每一個曾予以親手耕耘的人而言，卻都是格外珍貴且意義非凡的。

在我進駐北台灣後，也不知是哪年的寒暑假開始，我竟例常性地為曾祖做起背部指壓的工作。聽聞按摩乃是一種能量的交換，藉由人與人之間的撫摩，彼此之間的正面能

量將在無形中提升，而享受此一能量收受之人，亦將在和緩外力的作用下，使身心靈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相隔甚遠的祖孫四代，要有如此的互動本已屬不易，甚之者，在我們為此一能量交替的過程時，並非相顧無言，曾祖總會滔滔不絕地講述，在伊那時光長帶中，所刻印的種種奇聞軼事。尤其在我踏上了國際化如此盛行的北都之後，我更是珍惜著這種都市文明中，永無可能聽聞的絕響。

曾祖是母親以上，各宗族所公推咸認為碩果僅存的耆老，每每我想起那樣的年歲，雖未足以稱前清遺老，但若說民國的歷史是在伊的眼裡見證而來，這一點則是無庸置疑的。於是，曾祖年紀雖是已過耄耋再加二旬，在伊心內所及的宗族內人員的細事，竟如塵封記憶一般，一一妥存於腦域之中的瓶瓶罐罐，只有在伊獨自回憶之時，方一件一件地打開，然後呢喃細數。我有幸身處四代同堂的傳說之中，又有幸親身體會家有一老的甘妙之處，只是，時間的洪流所隔閡的，不僅是文明變遷的背後所餘留的舊典故制，更有著新生代給予老輩已遠離核心的邊緣定位。

在伊的述說之中，我聽到了鮮少見面的人物，例如叔伯公的子嗣的成就，這些自外公以下即分殊的宗族體系，在我們這些年輕一代的聽來早已是無關痛癢，但對一個數支血脈所共同指向的源頭而言，又有哪一個子孫的成就是伊所可以置之度外的？而那一些，甚至是連母親也不曾謀面的叔伯公祖、曾祖的夫等等，對於我，伊仍是侃侃而談，甚至不避諱談起，在生完五叔公後，即被徵召到前線的丈夫，至今依舊音訊杳然。

曾祖的目窗，在先前醫學仍未發達的時代裡，被不精湛的手術過程毀去一眼，早前幾年，伊又患有眼疾，母親欲帶她求醫，伊對於僅剩的一目難免心存徬徨，她雖嘴上仍作堅強地說：「現在的醫學進步了，不會啦……」，但當時作陪的眾人卻都看得出，那年歲已久的深瞳裡，早已泫然欲滴。

我對於足履行越如此迢長的光景的生命總是充滿了好奇，細數家珍雖不外是隔代雙向交流時的最佳話題，我仍是興致勃勃而頻頻問道。雖我明知問起伊的長輩或兄弟姐妹是無可稽考且意義不大的事情，但我卻有意無意地發問此類問題，好讓伊思索回憶著以她自身為周心，那些曾經與她如此貼近各種情感。發問的本衷，在於喚醒曾祖自身存在的價值，使其暫時免除被時代潮流所吞沒的邊緣感；另一方面，我也私自臆度，當有一天，我也長到從欲之年後，然後也有滿堂的兒孫，比我長者早已不復存，而我又諸家諸宗的共同歸屬，我又該擁持什麼樣的心情和什麼樣的定位呢？

文明未及的世界裡，對於親人之終，尤其屍寒於不可考之處者，離奇的說法總是甚囂塵上，她們總願相信「不知何故」的推託，來解釋親人再也見不到的原因，彷彿有了不可抗拒力的牽引和主宰，就可以稍稍弭平親情不再完整的缺憾。於是曾祖之夫的弟弟，傳說因為發狂而墜落山崖，被穿鑿了鬼神之力無以抗之的冥中自有主宰；而另一方面，關於淳樸的鄉間的初旭與日暮，也有了極為本土的說法。

我驚訝於小鎮上普及率極高的日式瓦片平房，卻仍舊保有此類在地味道濃厚的說法。相當於日出與日落的古老傳說，發生在遙彼的「日本」之國的一棵扶桑樹，曾祖告訴我的，是同樣的一個日出與日落，但卻發生在島國極北的基隆，這樣的說法，的確是可愛溫厚許多。從今而後，關於日神的崇拜與冀想，終可不必再遠渡東洋，而可直接尋根於吾土了。

在腦域之內的瓶缶，伊總是有著我前所未聞的故事，即使我知道年事的愈益高長，使得伊更加離不開這片熟悉的故土，但伊對於北台灣的印象，彷彿是為了附和我們之間的話題，關於北都的種種傳說便紛紛出籠。我常驚異於那樣沒有任何科學根據與地理色彩的傳說，竟也可以如此真實而有趣地貼近現實；而我，一個每逢假日便如同一般的遊客魚貫地造訪小鎮的異鄉遊子，已不明白是該對著熱情的訪客訴說著小鎮的古樸盎然，或是面對一個豐沛但卻老邁的時光長帶，為伊傾吐屬於繁華城市夜的種種絢爛精采。

在伊近於枯槁的面顏，皺摺滿佈的眼睫上，雙瞳早因歲月的霜洗而不再泛亮，或許是年老的目窗已染了流目油的宿疾，以至於當我每每見到伊的時候，目眶總是微泛濡潤，而踽然孑身的孤影，除了與五叔公彼此相守之外，面對此一動態的龐然光陰的背負者，我的語言能力顯然已不足以悉探如此深邃的生命課題了。

記憶的縱橫交錯與雙端遺落，正巧建立在一個終身顧守著鄉土熟稔的老嫗，以及另一個每逢求學階段過渡，便隨之轉陣的年少徬徨與茫然之間。老嫗的記憶中所踰越的版圖，是時代潮流所堂然賦予的邊緣化，以及以自我為中心點，前無古人但卻後有來者追之的窘迫；而年少的徬徨所遺落的，是埋首於城市聲光的濫醉，卻總是得依賴故土嗅味之糾纏，方能重新找到自我價值的定位與意義的賦予，然後，在一個個的朝讀夜課裡，衷於我心的龜步行履，祈使不負於那片摯愛的故土。

流連於河山交映的閒漫夜色與高等教育殿堂的洶湧波濤之間，我的視野所及的，全是

泛亮的青春和一個個光明可期的遠景。而當初毅然北涉的抉擇，如今，竟是使我沾染了一身揮之不去的風霜了。

閒棲淡水河畔的日子裡，歲月荏苒，過得無聲無息，也許是我既定了圓夢之後的天地裡，已不再需要太多的撫恤和寬慰，於是，這一段其實比先前任何一段都還要漫長的旅程，流徙得飛快，卻也令人心瞬而麻木，彷彿，我棲身於北都城郊的唯一目的，便是走向那一個再也改變不了的終點，然後，繼續尋覓下一個起點。

徘徊歧路的兩難，甚至，多難，是心態與面部表情的一連串變化。我著實慶幸城鄉之間的場景對換，並非我跳脫了其中一個，就可以直達另一個，而是有一路蜿蜒迢長的軌道連結，讓我自聲光之間奔赴山林之際，有足夠的時間，將我所馱負的風霜與紅塵，一鏟一鏟地，向窗外傾洩而去。

當我再度步出老火車站時，鉛華釋盡。

今日，我逕用午餐，蹣跚子身，耳裡猶自流洩飛瀑的，仍是那曲百聞不厭的大合奏曲「童年的回憶」。拌著珠圓玉潤的鏗鏘一同嚼咀下肚的，我已不知是曾經勾撩回憶的馨暖，抑或是遺落生命片段的辛酸了。而我的目窗之中，竟是氤氳一片，煙靄濛濛，欲卻無門。像這樣的嵐霧沉霾，常發生在我搭車北涉，而又無時無刻不在期待，在下一秒，我就能坐上返程的車子裡。